

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三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全校正

西戎

土魯番

土魯番在今火州城西百里舊隸其部唐交河縣池也

本朝永樂中親征北虜常過其近境見水齧沙出有

碑曰唐之交河郡

上諭金幼孜等曰此在今爲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耳

按

成祖出塞俱從宣府之路未嘗至其地北征錄言至其近境然相去亦尚遠也

宣德五年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馬及璞玉以後常貢但西域諸國惟此番最強盛每侵凌他邦成化九年其酋速壇阿力後止稱阿力二字作亂入哈密

將其國王母并金印虜去奪占其城

上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撫處調集番兵住劄苦
峪不敢前進迨徹師回喪失頗衆自此其酋漸輕
中國之兵矣阿力竟留主母金印益侵我城郭諸
夷 十八年阿力病故弟速壇阿黑麻立後止稱阿黑麻
甘肅守臣乘間奏立王母之甥罕慎爲都督遣使
送入哈密 弘治元年阿黑麻稱罕慎非脫脫族
何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
爲好語詒罕慎曰吾爲爾聯姻爾爲王益安無外

侮罕慎喜許之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
遂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罕
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密
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
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
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
亦不拒請勅阿黑麻諭令送王母及金印還哈密
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齋勅諭阿黑麻阿
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

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
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
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 五年阿
黑麻入哈密殺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
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
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
西域能爲中國大忠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讖言不
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

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畧時阿黑麻貢使罵亦滿速兒等在京師命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上通事致勅諭阿黑麻歸陝巴金邱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奉命輒還朝

上怒逮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奪俸間往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

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馮亦滿速兒等於闕廣閉
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
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

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
受即從河西首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
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
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
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

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
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
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
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隻馬不
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
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
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
西域道路主上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
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

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

翦曰善

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

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速牙蘭訶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以歸住西徼止師還糧乏士馬亦

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
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
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

賞

牙蘭即牙
木蘭也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閏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
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九年阿
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刺住刺木
城奄克孛刺密結瓦刺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
孛刺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

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
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
不許是秋進改陝西巡撫 十年秋阿黑麻令人
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
貢死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
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
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是冬命總制王越
經畧土魯番哈密 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
甘州今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

克索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復封爲忠順
王取寫亦滿速兒等發歸其國時哈密三種人久
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
遣叅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遂程防
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諸夷
使入京朝貢 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
人人貢 十七年哈密奸回阿孛刺有怨於陝巴
乃稱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爲罕慎外甥當襲罕

慎王爵乃往迎之頭目者力克哈陝巴棄城走沙

州真帖木兒

阿黑麻所擄罕真女烏妾所生也

年十三不肯來哈

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擄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刺往哈密撫夷衆諭迎陝巴還阿孛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爲王奄克孛刺與傑等擒殺阿孛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

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已死其子速壇滿速兒後

稱番酋新立諸兄弟相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乃

曰奄克孛刺我外祖也願依之暫住哈密朱瑄恐

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羈住甘州 正德元

年陝巴死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

兒復來哈密留之甘州不遣番酋所親信牙木蘭

娶火辛哈即哈密人也後女爲妻與馮亦虎仙哈密

人也後止之妻兄弟也牙木蘭又以妹嫁哈即姪

亦思馬因而虎仙亦以女嫁火者馬黑木後止稱馬黑木

互結姻戚哈即弟阿刺思罕兒後止補罕兒等與虎仙

及伊子壻俱因進貢各在甘肅關廂置產又往往

來以貢爲名騷擾驛迎生事害人 三年番酋

速見與忠順王即拜牙乞討真帖木兒兵部尚書

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 五年真帖木兒

走出甘州城追而獲之 六年守臣請歸真帖木

兒下兵部會議請勅宴真帖木兒及番酋與忠順

王并其頭目 七年冬詔差哈密三都督奄克孛

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回完聚真帖

木兒久住甘州深知風土言其城南黑水可灌及
有夷使傳說甘肅荒旱饑窘人死亡且半城堡空
虛番酋乃謀侵犯中國虎仙等遂爲留用忠順王
以殺補王又被奸回誘引與番酋結好遂往投順
土魯番番酋乃令他只丁入哈密取金印他只丁
又令哈密火者馬黑木哈密都指擲也等至甘州索賞且
言忠順王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
謬謂番酋忠義令他只丁等代中國守城勤勞差
撫夷官送番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纔至

哈密番酋已率衆亦至分據刺木等城日夜聚謀
侵甘肅又索段子萬萬疋贖城印且言如不與即
領兵把旗插在甘州門上總制鄧璋乃請官經畧
命兵部尚書彭澤奉

勅往總督軍務澤請

勅二道一候有番使之便齎諭番酋還哈密城印一

諭奄克孛刺

哈密都督也因其王投番乃逃任甘州後止稱奄克回國與虎

仙等守城彭澤調延寧等處軍駐甘州十年番酋
遣他只丁牙木蘭同虎仙馬力奶翁馬黑木等至

肅州近邊搶掠赤斤等處人畜千計聞彭澤軍在不敢深入假寫番文稱被赤斤搶了貢物與他報讐不敢侵犯甘肅只討此賞賜回去彭澤不察其詐將前諭番勅書不伺番使齎去即措段絹褐布共三百遣馬驥與通事火信撫夷百戶馬昇并馬馴捧前勅二道同馬黑木虎仙等到哈密邀他只丁同往土魯番他只丁嫌賞薄先將金印與虎仙各三等及將所掠去赤斤銅印一顆付馬馴等議遣驥并火信持回添取賞賜他只丁方同馬馴等

至土魯番將勅書原齎段綃等班賜其酋彭澤遂
奏稱甘肅兵糧頗集道路開通土魯番雖欲侵擾
甘肅決不可得今又差官往諭歸還城印地方安
靜乞要放歸田里蒙旨未允火信等回甘州納撫
還赤斤銅印并報添取賞賜彭澤又徭羅段褐布
共一千九百銀壺銀盃銀臺盞各一副令火信等
復持往諭澤遂奏遠夷悔過獻還城印詔取回京
火信又持添賜物件往彼番酋復嫌少虎仙自許
其酋段一千匹他只丁五百方允具本復遣馬黑

木隨赴京回奏將金印與虎仙城池暫令哈三守
掌後哈密使人俄六思等送至番文稱番酋索要
虎仙前許段疋有哈密大小頭目共鞞段一百疋
馬一百疋牛一百隻羊三百隻交與他只丁總督
都御史李昆議稱本番乘機射利納款希恩宜量
俯就番酋又遣虎都寫亦後止稱馮亦稱他只丁亦差伊

弟撒者兒等前來送印并押虎仙取段疋同馬黑
木等及各國夷使將帶方物馬疋進貢謝恩虎仙
哈三亦差伊衛夷人馬黑麻等各帶方物馬匹進

貢驗送赴京李昆與鎮守太監許宣總兵徐謙因忠順王仍被拘未回訪知寫亦係番酋親信頭目撒者兒係他只丁親弟乃拘留爲質仍移檄番酋稱寫亦等差往陝西催償先年貢使回日發歸仍賞織金綵段洗白梭布共三百件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正德十一年虎仙續報金印已歸城池未與番酋索要段子兵部議謂彭澤李昆皆奏城印已歸今則謂止歸金印他只丁尚在哈密索要幣恐虎仙與他只丁彼此隱瞞要求重利致生他虞請

行鎮巡等官從長議處既不可嚴峻拒絕激變夷情亦不可示弱輕許開啓弊端其番酋果來效順進貢到邊照依舊例放入加意撫待詔從之李昆許宣徐謙乃會奏請勅二道曉諭番酋及他只丁仍各量備織金絲段絹疋齊去撫諭令忠順王還國番酋以虎仙失信并拘留夷使爲詞遣他只丁牙木蘭復占哈密兵備陳九疇因番酋侵犯將前勅書二道停留請止操練軍馬相機剿殺許宣史鏞李昆從其議牙木蘭先令回子倒刺火者往探

被獲又遣夷人斬巴思俄六思等帶馬駝牛羊假以貨賣爲名將番文往關內與思罕兒探信既入關陳九疇疑斬巴思有詐搜獲原書譯出其情內多隱語慮恐通謀生變當捕思罕兒同斬巴思等下獄責令通事毛見毛進呂成防守見進俱素與斬巴思情熟乃約虎仙部下纏頭漢回高彥名同宿商議打奪斬巴思等出城令高彥名備辦酥油羊肉二皮袋毛見毛進又將盔甲弓箭各二付寄在張子義家俟賊到穿用番酋與他只丁遂舉兵

至鉢和寺史鏞等差其州衛夜不收顧十保往肅
州探息叅將蔣存禮與陳九疇未知賊兵多寡恐
糧饋乏其州軍至不能供給乃請其州軍馬且不
必動史鏞輕聽不先發兵應援番賊到嘉峪關經
平川墩陳九疇蔣存禮與遊擊將軍芮寧議留遊
兵都指揮黃榮守城約於明日巳時出兵芮寧先
於卯時統軍從南門往西約行十里地名沙子壩
遇賊騎一千陸續添至三千芮寧三次遣夜不收
杜阿丁等馳報到城蔣存禮延至巳時方與指揮

董傑同奄克從北門出至高橋兒遇賊對敵開陳
九疇聞賊勢衆大又恐城內寄住夷人變亂將各
夷男子隔在關廂婦女收入城內防守至申時賊
將芮寧射死及殺指揮揚松等時都御史李昆往
西寧撫番未回九疇見官軍喪敗慮恐肅州寄住
赤斤畏兀兒等處夷人歎多乘機作亂與蔣存禮
議將獄中番使斬巴思俄六思并高彥名毛見毛
進呂成俱赴街市焚香告天杖死仍拘各夷奄克
也先哥等諭令堅守臣節母生異謀陳九疇復將

斬巴思等帶來牛羊變賣價銀易買布疋存卹陣
亡官軍李昆到莊浪岔口驛得報兼程前進至鎮
會同許先議恐賊犯其州拘收人畜增置戰具番
賊攻開亂骨堆西店子堡殺死男婦王祥等史鏞
鄭廉各領兵進到肅州賊又攻開中截半坡二堡
殺死千百戶傅成陳九疇會同史鏞鄭廉并蔣存
禮議有哈密北山瓦剌達子係奄克姻親世與土
魯番有讎令其往誘使搶殺土魯番城可以致彼
掣回選遣哈刺灰火人漆哥兒兒的等往瓦剌止

稱添陳九疇欲量給賞無措乃於虎仙名下勸罰

段子二百七十疋絹一百七十二疋銀一百六十

兩梭布一百三十七疋馬五疋羊一百隻失拜烟

峇亦哈密頭目也名下勸罰段子五十一人絹一十疋銀

六十四兩馬一疋羊一百七十隻給賞番漢官兵

及與添哥齋賞瓦刺及令奄克自寫番書諭彼頭

目也力滿可等舉衆搶殺番地又給與操馬二十

二匹騎坐前去賊又攻開大莊堡殺死千戶王標

時有赤斤番人且宗爾加等報稱土魯番留下老

營在辰州駐劄陳九疇史鏞議令千戶張英管領
赤斤哈刺灰番夷也先哥等五百餘人前往撲殺
賊從迤南山後進至甘州李昆許宣會遣都指揮
楊時等拽載兵車鎗砲截殺賊見官軍勢衆引去
李昆等亦恐甘州藏有姦夷內應將虎仙撒者規
寫亦及各家屬并各起夷人四十四名俱捕下獄
番酋遣朶撒哈及把都兒乞和且稱俱是虎仙弄
禍史鏞等訪得朶撒哈乃番酋親近頭目拘留之
將把都兒放回令其傳諭務將槍去軍馬器械人

畜盡數送來方纔定奪也先哥等人馬撲到辰州
將番酋留兵營帳攻斬首級二十一顆失拜烟荅
病死賊起營西去史鏞督令鄭廉蔣存禮追至境
外沙溝各斬賊首級正德十二年正月掣兵進城
議將番兵奪獲頭畜仍給番兵充賞時添哥等亦
至北山瓦剌虜營將銀牌段布賜賞其頭目也力
滿可并把腮等大喜聚衆往番攻奪其三城番酋
回至王子莊得報痛哭而歸且怨恨牙木蘭失事
也添哥還報亦獲回賊及達子首級許宣史鏞李

昆奏捷

上命給事中黃臣會同巡按趙春行委陝西叅議施
訓副使高顯僉事董琦勘問將虎仙問擬謀叛具
奏虎仙訴行肅州兵備再審奄克恐其脫放乃告
虎仙及其丈人哈耶構引土魯番壞事本不曾正
法恐貽後患時番酋行賂中朝嬖人錢寧謀反其
獄且欲誣殺九疇以洩其忿乃令失拜烟荅之子
米兒馬黑麻直入東長安門捏奏伊父出城殺賊
頭上中箭走回被陳九疇責打身死詔提解虎仙

等到京會審正德十三年黃臣等奏勘過甘肅鎮
巡官拘留夷使朶撒恰及虎仙等招由兵部尚書
王瓊奏彭澤故違勅旨擅備賞物輕出講和擅擅
段綬又不候差去人回處置停當妄奏西夷就降
事已寧息致蒙取回陳九疇惟知講和之爲非不
思中變之爲害擅議拘執夷使因而激變疑有姦
夷交通多無指實李昆旣聽彭澤之講和而奏討
勅賞又因九疇之辨論而停留勅書持疑二端釀
成大患

上詔彭澤先革職爲民李昆陳九疇及史鏞蔣存禮等損折官軍各提解到京問理刑部會同三法司將蔣存禮等并虎仙等譯審虎仙翻異原情改擬奏事不實律參看得蔣存禮防邊不固致寇內侵告急不援擁兵自保史鏞韜略固著守備素疎敵至而策應已遲寇去而追擒不力以致官軍殺死數多人畜驅掠殆盡許宣李昆當重鎮而經略不密總諸軍而督調欠嚴拘留夷使停止勅書處置乖方重貽邊患陳九疇濟軍需而科罰財物徇也

見而議留勅書拘囚貴官因而致死執戕姦虜事
涉擅專但史鏞到任未及三月猝遇強虜侵犯計
程往返千里亟難整兵應援蔣存禮部下之官軍
八百城外之夷虜數千彼此相當衆寡不敵及查
得蔣存禮督併番漢官軍斬獲回賊首級五十八
顆而史鏞主將亦與有防陳九疇誘使各種夷人
搶殺土魯番人畜千百有餘而蔣存禮協謀亦嘗
效力其許宣李昆各能張大軍聲增完邊備西邊
回虜東保鎮城陳九疇首建外夷相攻之謀大省

中國用兵之費又能抗方張之寇全已危之城功過亦當有辦黃臣趙春勘事不審情罪乖違

上詔蔣存禮史鏞降二級蔣存禮降三級各帶俸差

操李昆也從輕降二級別用昆降浙江副使許宣著閔住

陳九疇爲民時彭澤九疇幾致問死黃臣趙春對品調外任

米兒馬黑麻爲父訴寃得寬免問其餘夷人但犯

不應罪名的俱免運炭時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

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止十四年都御史鄧璋

奏土魯番六次悔罪請和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兵

部尚書王瓊議稱若終拒絕不許來貢恐非撫馭
外夷之道請將在京番使馬黑麻等及哈密年例
進貢夷使分爲幾運伴送甘州連存留俟彼同起
貢夷打發出關見監夷人朶撒恰等俱准放回會
題留中不出後兵部伍䟽甘肅去京往回萬里事
久不決必生他虞徵調官軍騷動邊境實非細故
早賜宸斷

上不吝鄧璋見夷使久候恐又生變議差通事虎得
山同夷人馬黑麻齎謝番酋以取槍去人畜爲名

實欲慰安其心正德十五年正月本酋送還原擒
鎮撫程翥等五十九人并遣使帶馬駝復來進貢
十六年五月兵部再議得土魯番酋聽信姦夷虎
仙等誑誘入寇鎮巡等官因將差來親信頭目朶
撒恰等羈留不遣節次卑辭祈請近奉明旨放回
已足慰其想望若遂許其通貢恐彼悔悟未深和
好難久詔是之通行阻回嘉靖元年二月番酋又
遣夷使將方物慶賀進貢鎮守衙門奏行兵部議
得本酋祈請頗切若復不納恐失制馭蠻夷米則

不拒去則不追之道詔土魯番并撒馬兒罕等處

差來夷使著分定起數陸續選委老成的當官員

伴送來京嘉靖二年虎仙復論斬罪斃王瓊謫

戍彭澤以兵部尚書致仕李昆起爲兵部侍郎陳九

疇亦以薦起用復爲甘肅巡撫都御史時土魯番

復謀入寇九疇得報上疏曰照得總兵官武振病

故臣會同鎮守太監董文忠議得前項走回夷人

供報番酋調集人馬要行奪取甘肅地方等情雖

係傳聞之言然據理原情似爲不虛何則番酋聽

信往來進貢姦回之言備知中國地方虛實強弱
之情恃彼雄長西域前驅列國之勢其立馬天山
投鞭斷河之意蓋勃鬱於胷中久矣往年犯邊所
以未逞其志狼狽而歸者蓋以來非其時卧雪齧
冰之賊不能勝屋居火食之主勢使然也今乃當
吾甍麥堆場糜穀棲畝農人野處之際卒忽而來
一將因糧於我坐困我邊也防範機宜曷可須臾
少緩乞勅兵部仍再速行陝西延寧三處鎮巡官
將各邊遊兵人馬作急催促前來本邊聽臣等分

布併力捍禦再勅戶部議發內帑銀十萬餘兩委
官押運前來糴買糧料草束供助軍餉後失拜煙
峇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三年土魯番酋大舉入
寇甘州

上命陝西延寧鎮巡官并在浪副總兵魯經各選調
遊竒官軍推委謀勇官員統領前往肅州聽都御
史陳九疇箴制相機戰守還差太監一員到彼監
督軍務堪以總制大臣及提督總兵官上緊會官
推舉來看戶部只差能幹郎中一員量帶銀兩督

理軍餉兵部尚書金獻民推舉兵部尚書致仕彭澤總督漕運都御史李鉞俱各歷練老成充總制官署都督僉事杭雄都督同知馬永俱各久任邊方充總兵官再照肅州旅懸絕域賊勢重大比與尋常聲息不同各鎮調集官軍素無統屬若不假以事權急難責其成效合無查照各年舊例鎮巡以下官悉聽節制臨陣之時都指揮以下有不用命觀望退縮聽以軍法從事各官合用符驗關防旗牌書椽若待本官奏請未免遲悞合行吏禮工

三部照數撥給本官庶便行事

上郎命金獻民兼都御史總制軍務杭雄着掛印充
總兵官提督軍務限三日內起程命御用監太監
張忠監督軍務并帶犒勞銀兩及銀牌彩段通事
天文生醫士同往及賞叅隨人等官每員掌印銀
五兩布二疋其餘每人銀三兩布二疋戶部主事
胡宗明差往督餉奏稱昨奉明旨銀兩動支一十
四萬兩帶運陝西布政司交割及查先次支剽軍
餉銀六萬餘兩押運軍前應用限三日內起程切

念夷虜之情叵測而兵食之勢相湏訪得回夷圍
城志在侵奪地方比之往常肆掠大有不同况近
年各處地方災傷錢糧缺乏雖主兵月糧每每拖
欠今又加以客兵數多若非別爲議處彼中豈能
支持古人云日費千金而後十萬之師可舉則今
日領銀一十四萬兩能給若干人勾用若干日可
以口計而指屈也其布政司雖稱有銀六萬餘兩
延今日久恐別有支費職備員本部司屬豈不知
庫藏空虛用宜節縮但今日事勢甚大且急萬一

至彼而餉乏雖欲臨期奏請必至累月經旬公私
皆匱戰守兩難計出無從責將焉道乞爲再發銀
十萬餘兩一同領運前去如夷勢遠遯亦可作以
後年例之數再照前項銀兩係干錢糧出納必須
逐一秤對裝驗明白方免踈虞仍乞稍寬限期數
日銀兩秤完即便前進庶錢糧無虞而級急亦有
備矣

上從之詔再給六萬聽裝鞫完備起程時大同軍叛
殺死主帥處撫將畢御史王官疏曰雲中之內變

方安而河西之外患聿作廟堂之上未聞破常調
以用人出深謀以制武臣竊爲

陛下危之也先該兵部議舉總制而致仕尚書彭澤
素諳兵法深識夷情昔頗聲聞于彼用兵之道先
聲後實似爲相應朝廷不此之用而特用尚書金
獻民者不知其何謂也且獻民此行必須直至甘
肅地方相機征戰臣思前項回賊以十數年積銳
養鋒之強乘我兵糧虛乏之際一旦壓境而米其
勢必有甚難抵當者設使達賊有知乘機爲寇其

患何可勝言隣近臨鞏蘭固等處又無勁卒強兵
未免各邊調用兵法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此等地
方承平日久素無畜積必得能幹官負多方處置
并主事帶去銀兩設法采買轉輸供給不至缺乏
庶幾少濟見今獻民去矣所以爲獻民之援調發
人馬供給糧餉以至守把隘口防護糧道以杜深
入之患以助獻民之所不逮者未見其處行也訪
得先任四川巡撫致仕馬昊生長邊方優于戎略
征勦川賊累立戰功先任兵部侍郎馬清昔嘗有

事于寧夏後又總制于宣大駕馭有才處置得法
又訪得先任廣西僉事楊百之武略文謨足稱任
使宣府副總兵時陳驍勇獨冠于諸帥騎射可服
乎三軍且家丁勇悍久在安閑摩掌奮用伏望軫
念地方多事之時喫緊用人之際略其已往之小
過勉以將來之新功馬吳馬清速起一員仍其舊
職授以督糧之寄假以便宜之權隨帶副總兵時
陳并其家丁星夜前去將主事前解銀兩并本地
方一應糧草俱付管理以爲廠民之援楊百之亦

即授以臨鞏兵備之責以備軍門叅贊之資其馬
吳馬清仍留用一負于部以備朝廷咨謀緩急議
事又根本之地所當用力者也兵科都給事鄭自
璧疏曰近該巡撫陳九疇報稱番酋糾領西域回
回并哈密北口瓦剌旗小列秃并沙州土巴帖木
哥及辰州遺孽各種二萬餘騎困圍甘肅勢甚危
急尚書金獻民總制軍務刻期以行但自得報之
後迄今四十餘日消息杳然爲照土魯番係我朝
進貢番夷得我金帛茶香等物以資生養先年雖

占據哈密彼都督緝謙侍郎張海奏蒙閉關絕貢
由是諸夷歸怨番酋悔禍哈密復爲我有累朝以
來世受國恩其酋妾所生子真帖木兒先年曾逼
陝巴遜遁被鎮巡官誘羈甘州任其出入服食色
欲亦不甚禁豢養數年生還鄉里感朝廷之恩德
撫臣之育抑且甘肅居人熟識往來牽制舊愛恐
亦未忘前項二夷一則貪我之利一則憶我之好
縱其鼠竊狗偷歲所不無然電起漚滅不敢痛爲
我疆場之患未有今日糾合番衆深入境土大肆

荒殘者也又訪得達賊亦不刺阿兒禿廝一支先
年被迤北小王子殺敗奔至西海套內此種達夷
尤號兇黠况三種夷落其先世係同親族設使烏
合而來甘肅二鎮恐非中國有矣此等事情關係
不細彼中緩急宜其紛沓傳報以承廟堂先事之
圖紓九重西顧之慮也今日久無聞恐前酋恣驕
逞悍分領賊衆屯據要害致使道路不通又恐彼
處鎮巡等官先時處有不甚妥帖事件及節年差
去處置夷情大臣遺有未曾杜絕情節以致諸酋

不釋舊嫌與兵構怨鎮巡等官彼此觀望上下家
蔽延推不報亦未可知日甚一日不無有碍計處
夫鋒鏑交於原野而聽命九重成敗在於斯須而
馳聲萬里朝聞暮應計且晚矣可容如許之久哉
乞再行馬上差人轉行平涼安惠蘭州關山傍路
河西紅城子古浪一帶大小衙門官員各查照先
今事理火速令各差哨馬在於近賊地方或盤有
奸細或據走回人口或傳聞人言或探得彼中聲
息各另徑自飛報前來不必專候彼中鎮巡明文

方纔轉遞致誤事機仍行巡按甘肅御史親詣河
西隨便住劄用心察訪前項情由具實奏采以便
議處再照尚書金獻民太監張忠總兵杭雄所貴
同心戮力長慮卻顧功雖未可刻期而幾當豫定
勢雖艱於往歲而謀貴萬全矢竭忠貞建樹奇積
用副干城重托俟邊患少紓朝廷諒有他處設若
迹先時潦草之畧與臨敵易將之想此固非朝廷
委任之意而亦非老成謀國者之用心也本部仍
併通行各官惟復借重天語丁寧降勅申諭遵奉

施行時賊二萬騎從西北空邊墻進入榆林等墩肆掠陳九疇至肅州督叅將雲昌并大僕寺卿董銳分布守城城上窺見東南角一賊穿紅調度被舍人董進德一箭射死賊馱退去後屬番阿奴報稱是火者他只丁賊又悉衆攻甘州南門內一賊前打紅旗身穿紅甲往來調兵董太監等議令神鎗攢打賊中傷落馬扶馱去傳說是番酋時獻民出塞而本兵之位久虛真部左侍郎李昆疏口宣大二鎮密通京師陝西三邊遠接沙漠各處雖有

鎮巡等官分統信地而職任不相統攝一遇有事則各面自便互相推調往往誤事設立總制大臣假以重權蓋以地方安危既有專託則其平時之計慮必周臨事之調度亦易豈如近日大同軍士之變甘肅回賊之侵狼狽失策至於如是哉且今大同軍士雖蒙委曲寬代而紀綱大壞終非善後之計甘肅至京八千餘里賊至甘肅兩月有餘計提督尚書金獻民等到彼調兵勦殺動則三月之外縱使城堡幸而獲全一方生靈不勝荼毒之慘

矣且本兵重地尚書正官豈宜在外久處所以待
郎孟春議設兩處總制官員蓋爲國圖慮將來之
計誠爲得要但大同地方目今幸無重大聲息而
作孽軍士尚自驚疑所據添設總制姑候另議其
陝西三邊待候尚書金獻民等奏報甘肅賊情稍
有次第郎將本官并太監總兵俱奏取回京本部
照例會同府部院寺科道等官於見任致仕大臣
內從公推舉才望老成諳曉戎務二員上請簡命
一員前去總制陝西延安甘肅等處軍務俱聽候

宜處置惟委任之專而責成之遠庶邊防有託而疆場無虞時金獻民至蘭州諸番已爲九疇所敗出嘉峪關外又達賊二萬從南境進暖泉總兵姜夷戰却番賊亦遁去獻民奏捷內稱一鼓而回夷就擒再鼓而達賊授首二次斬獲共一百二十餘級乃詔班師給事中鄭自璧疏曰土魯番糾合達賊窘迫守臣提督獻民一旦受委以去鎮重華夏懾警外夷固得其要但本兵重任其席久虛誠非居重馭輕之道而獻民久事於外事寧班師豈曰

不宜節據虜中走回人口供報聽得回賊一說要
往南山看了草地住着搬取家小到春正二三月
還搶甘州一說我們先去南山打了西番張房我
們把老小都送在牢固去處還來攻圍甘州奪取
城池地方着真帖木兒做皇帝在甘州城坐着等
情此言雖係傳聞且前項回賊長驅席捲而來其
立馬拔鞭之念亦已扇熾於中既乃遭被挫斃而
去其寧耻復讐之心恐難杜絕於後况亦卜刺呵
克秀厥一支潛住河套十數餘年生齒浩繁道里

諳熟縱令遯伏終必爲患未有腹心隱疾而不痲
人之肢躄者也今次斬獲雖多或恐是賀蘭零賊
未必直是此輩黠虜今日邊患之大可憂者莫過
於此敢宴然而遽謂無事哉設若郎今命下班師
縱使星馳前去計在正月將盡比獻民到京當在
四五月間矣原調兵馬各回本鎮果若前言復行
大舉再爲邊患欲調集又無欽依統馭之人而自
衛不遑欲奏聞又當事勢窮蹙之候而緩不濟事
道途遼邈兵力單脆當此機會間不容髮萬有不

虞徒付扼腕乞會同多官推舉素有才望大臣二
三負疏名上請欽命一負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
肅地方責限兼程到彼交代之日然後班師論功
行賞則帷幄有本兵以運籌邊徼有重臣以屏翰
九重霄旰或藉此而可紓各鎮閭閻將持之而無
恐安內穰外之計兩得之矣御史李文芝疏曰
聞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成化中李文劉
文之駐苦峪不敢進而土魯番始有輕中國之心
矣及弘治中張海緱謙之經略無成功而土魯番

益肆驕橫矣今日西羗之兵莫有強于此者也臣
又聞正德中比虜亦卜刺一枝與小王子仇殺敗
比之餘率其部落犯我涼州末昌甘州侵入西番
之境駐牧西海交通番酋又犯我西寧河州臨洮
洮州深入四川松潘虜掠甚慘番族畏之漸次歸
附由是西番之山川遂爲此虜之巢穴近都御史
彭澤都督郤永經畧二虜不能効謀驅逐出境今
日河西之患議者皆歸咎于彭澤也夫天下之大
勢關陝爲重而保障之長策謀帥爲先若非添設

大臣總制軍務誠恐日復一日二虜交侵養成痼
疽之患不可救藥矣蓋慮患于未然者易爲力而
除患于將然者難爲功伏見致仕大學士楊一清
爲僉事日提督陝西學政爲都御史日督理陝西
馬政又巡撫陝西地方又總制陝西軍務寧夏之
變又起總制平生踪跡在陝爲多威名已著于三
邊德望素重於多士今日總制之任莫有踰於斯
人也或以爲一清內閣舊臣不可履邊臣聞大學
士楊榮嘗三往甘肅察邊務處降虜計用兵孰謂

內閣之臣不可乎或以爲一清七十之年不可履
邊臣聞西羌之叛漢宣帝命趙充國時年七十餘
矣坐收全勝孰謂七十之年不可乎乞賜勅起一
清改以本兵之銜仍兼都憲之職前往陝西三邊
總制軍務而庶僚之知邊事者許其奏辟贊畫如
是則二虜之患可消而西顧之憂可免矣

上從其言詔起楊一清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又詔土
魯番糾衆二萬謀奪地方聲勢衆大陳九疇具
文忠能先事預圖臨機應變射殺王子大頭且

人驅逐回賊遠遯保全危城其功實與尋常不同
已寫勅獎勵董文忠廉弟姪一人做錦衣衛冠帶
總旗陳九疇陞右副都御史取回別用各賞銀四
十兩紵絲三表裏以酬其勞又詔張忠廉弟姪一
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維各一子百戶俱錦衣衛
世襲各官奏帶參隨人負各准陞叙其餘官軍
與重賞給事中鄭自璧疏曰且肅之後回虜掃圍
而來也各官奉命出勸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
仆幟劬躬而去

陛下嘉其勩恩廕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叅
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得毋傷於濫乎查得
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
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叅隨則有
一百三十三員名矣誠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
別重輕以寓激勸而況其間贊畫豈無竒拙任事
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槩而錄之布滿奏牘恐
既得者既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隳
功爲恨况張忠等欽賜恩廕亦加再四辭免其委

身許國之忠勞讓下人之厚衆所欣羨今

陛下將叅隨人負盡行陞級不惟事體不宜而忠等
不矜不伐之心亦無以暴白矣乞勅兵部轉行太
監張忠等將奏帶人負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量
加甄錄其餘遞加賞賚于以杜將來錫予之繁全
各臣遜讓之美尚書金獻民還朝請遷發夷使閉
關絕貢疏曰土魯番貢使未入禁城賊兵已過峪
關旋貢旋侵奸謀狡計大略如前茲者天奪其魄
挫衄遠邈但彼之日用資我者甚多竊恐失利日

久乞哀求貢之請又在旦夕矣耶今河西地方民窮徹骨萬一見之不真復聽入貢必將浚民之膏血爲之飯食勞民之筋骨爲之後使驛跼騷擾雞犬不寧臣恐河西兩鎮之軍民十五衛所之疆場終當被其擾壞也臣願自今以後遇彼求貢宜下明詔聲其累世不恭之罪閉我關門絕彼貢獻申命該鎮守臣謹斥烽埃益嚴兵備以待之則彼之姦謀破阻狡計無施河西垂首待盡之民庶幾其有更生之望矣陳九疇盧問之亦俱上書請閉關

絕貢番酋進番文求貢捉塽軍送至邊上都御
史寇天叙疏曰姦回譎詐語言反覆或誘咎他人
以釋其犯邊之非或誇張聲勢以逞其螳螂之勢
全無悔罪輸誠之意况此虜先年侵犯肅州朝廷
念其遠夷不與深較姑容入貢然進貢之使方入
而犯邊之兵繼至似此詭詐實難憑信所擬求和
之事揆諸事體難以輕准在我防範所宜加慎乞
并行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分布陝西延安
奇遊兵馬在於蘭州安會等處一帶駐劄遇有回

虜侵犯消息臣等通行調集主客兵馬親統前去
遇勦務期成功兵部乃請于

上詔所議事情還行與楊一清着再加審處奏請定
奪于是牙木蘭差人來請和因九疇前恨復用反
間稱前日入寇非我本意乃內附夷人沙的納等
傳陳都堂命使之來而許之賞時在朝有受番賄
爲之搆九疇者故唱此言以騰播于內未幾楊一
清召入內閣以尚書王憲代之楊一清奏稱看得
兵部所議蓋知虜患之難測恐兵糧之不繼故雖

不敢遽爲通貢之言以拂衆論亦不能終主絕貢之議以貽後艱今甘肅地方兵馬寡少錢糧空乏已且未治何以治人合無仍行新任提督尚書王憲再爲審處王憲乃移檄遣撒馬兒罕貢使迭力迷失等齎往諭番酋悔過服罪獻還哈密城池送還搶去人畜方爲奏請六年諸議禮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璁先後上言哈密不靖本由彭澤澤之得召用由楊廷和曲庇澤也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時因天變求直言錦衣百戶王邦奇疏曰正德

年來巡撫都御史彭澤不恤邊徭凌霍官軍侵剋
糧價自昔至今遂爲通例又兼賞罰不明人心失
望擅自差人輕出外國講和懷姦邀功開啓邊釁
致使番夷占據哈密侵犯甘肅一帶地方搶掠求
索貪得無厭而彭澤又乃大失恩信於番夷因而
蹙國喪師大貽邊患然夷酋始輕中國之兵副使
陳九疇又乃拘執夷使激啓邊釁止知斬馬黑麻
一人於南門不顧失陷官軍於無算也前任兵部
尚書王瓊深爲隱憂特有救正之舉又被權姦朋

黨互相救援止將彭澤等輕賜罷斥降發其餘重
大罪惡俱被影射不完殆至新政之初正當顯戮
遺姦昭示國法可也豈意彭澤倚恃權姦大學士
楊廷和心腹門生謀同陳九疇李昆預先奏辦輕
騎便衣深入城境齎送囑買楊廷和會盟結黨誓
以死生意欲扶同誤國佐使楊廷和將寫亦虎仙
攬入詔書假威擅柄致將寫亦虎仙監故其餘各
夷俱被決斬前者二次甘肅之亂生民塗炭之苦
蓋由先年公論不明及殺寫亦虎仙等之誤啓地

方之禍後蒙特命尚書金獻民總督征剿本官自
侍寵威不盡忠節却以重大責任視如兒戲詐言
有病在途遷延遙寄蘭州朝夕邀會彭澤作樂飲
酒不顧彼處人民塗炭之苦遠望甘肅千里之外
束手觀聽不究一方之久探聽回夷搶擄遂志滿
載而歸又奪他人擒斬達賊之功奏為征進回夷
之捷冒授廕賞下及童僕况土魯番前者侵掠中
華如蹈無人之境志滿意遂方纔從容回還去歲
前夷仍復又來搶掠彼處巡按奏報逾常困圍邊

將地方極苦人民倒懸十分緊急若不再爲奏聞
處置縱玩夷醜得志將來之害不止於河西一帶
地方而謀侵中國之患難保必無若不速將楊廷
和彭澤等明正誅戮無以消弭災異爲照忠順王
拜牙郎自作不靖棄國逃走遠避絕域年久不還
本國所以中國失守而生民節年被其塗炭幸賴
先任總制都御史楊一清忠誠體國潛消禍亂而
威鎮夷醜歛跡遠遁承平歲餘莫敢侵犯但犬羊
之性詭詐莫測不可必其一定及查弘治六年上

魯番王阿黑麻先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進貢比因阿黑麻復擄忠順王及金印去訖
又來犯邊多官奏聞

上命將夷使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安置廣西福建及閉關絕貢累犯邊陲不息至弘治十年計五年之久方纔悔過入貢仍將忠順王及金印來歸求取駕速兒等多官奏取滿速兒等付給甘肅自此河西始安定也正當居安慮危勿待臨渴求泉亦緩不濟事矣先年之滿速兒尚存今之虎仙等俱斬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矣誠恐醜夷求而無人亦得藉口稱怨遺患地方
爲害臣於嘉靖四年十月十九日備奏前事節奉
旨該衙門知道兵部職方主事楊惇乃奏內姦臣楊
廷和之子被其阻滯壅蔽彌縫不與施行今奉

勅修省求治彌災再陳愚忠以弭災變一面速勅法
司將開釁啓柙誤國姦臣明正典刑以謝邊民之
忿及壅蔽忠言主事楊惇量爲罰斥以弭災異詔
下兵部議不許回護刑部尚書胡世寧疏曰夫土
魯番變詐多端善爲反間其欲附城屬達使之激

變則稱哈刺灰畏兀兒稍書交他來其欲間我謀
臣使之受罪則稱壞事的都是陳都堂沙的納欲
彼番使得通內間則稱王子因見殺撒者兒虎仙
父子故來報仇夫自嘉靖二年十月進獅子夷人
已遁番文開稱番酋要動人馬定來肅甘則其造
意通謀已久豈爲殺三人報仇亦豈爲陳都堂及
哈刺灰畏兀兒使之然也其恐我復結瓦刺爲之
後患則言七八月裏領着瓦刺達子還要往漢人
地方後竟不來其變詐何可信也自正德六年得

送回伊弟真帖木兒因在甘州住久深知風土好
過郎起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郎要插旗甘州
城門上十年六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
以原許段子不曾與足及拘留番使爲名興兵入
寇豈因陳九疇也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哈密
姦回爲之內應乃漸置姦回虎仙等親黨買房久
住肅州城內又節差番使斬巴思等來探消息爲
通書信一日擁兵逕至城下各回潛置兵甲圖爲
內應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郎將各回監故

打死而又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瓦剌搶其城
池彼聞變內顧而還則肅州城池難保無虞臣以
爲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爲國者無如九疇固彼
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其後信僚屬之公移
輕聽姦回之捏報而妄奏番酋及牙木蘭之殺則
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因殺夷使激啓邊釁
又言二次甘肅之亂由殺虎仙等之誤蓋彼武夫
輕信惑於流言爲彼內間耳至于通貢一節則其
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虜去忠順王

陝巴不服撫處奏准絕貢十一年因見器用缺乏諸夷歸怨方纔悔過送還陝巴嗣後通貢不絕地方騷擾亦不絕而反間內應絡繹于京師甘肅之間馴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二次大舉入寇今奏准絕貢又三年矣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有力有餘而心不欲也蓋亦懲前二次他只丁之被殺无刺諸夷之爲其後患而長慮却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備爲長策以通貢爲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

先朝和寧交趾捨置不問而唯責彼番酋恭守臣
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許入貢或止通互市仍
納其貢其市皆不許多帶人衆淹留歲月則我之
邊城驛遞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儲我之謀臣勇
將反間不虞而得盡心邊事矣

是秋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侵肅

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
去時張總桂萼必欲論九疇死并罪廷和

上有旨金獻民間住九疇逮獄下三法司議兵部尚
書王時中會同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勘問九疇等
事情具疏曰虎仙父子深姦巨蠹外通哈郎賣國

內結錢寧亂政心跡姦詭死有餘辜及查王邦奇
假建議爲名牽引浮泛復圖進用該兵部題奉

欽依降錦衣衛總旗別難再議外臣等議照政令莫
大于刑賞功罪在論其重輕功之大者或可以贖
罪罪之輕者亦難於淹功若乃功罪相倫自亦情
法有在或無功而罪本輕亦又有罪而事已結俱
不能一律而論如陳九疇叨領邊寄舉措乖張先
後啓釁招尤罪固已重兩次折衝禦侮功亦爲優
又輕聽回達之捏詞濫報番酋之真死事雖出於

傳聞情尤涉於妄誕金獻民仰承重命提督西征
調集三邊之軍馬振揚全陝之威聲未足稱勞掠
取他人之功次粧成同事之捷音何可冒廢且連
參隨人負俱各濫陞職俸雖恩典出自於上而辭
受有負於初再照彭澤彼時經略未成底定因而
致貽後患罪有明案緣曾撫回金印城池既而回
夷隔年入寇功似可言李昆許宣史鏞蔣存禮前
後功罪與九疇相連原情各有差等張忠杭雄始
終往返與金獻民一時具奏論法不宜異同先任

都指揮王輔開報傳聞番酋之死以致鎮巡輕忽
會奏之虛委屬有違廬問之初以預防生變爲心
仍將應死夷囚擅決亦非相應以上各官俱合究
治但彭澤及陳九疇先經會問題奉欽依爲民李
昆已降副使復起用又降左叅政與彭澤俱致仕
許宣史鏞蔣存禮亦經叅提發落合候命下之日
先將杭雄革去見任與張忠俱候陳九疇金獻民
問明之日奏請定奪彭澤罪犯與李昆許宣史鏞
蔣存禮先已問結似宜量處臣等擅難定擬及照

董文忠雖故與金獻民張忠抗雄子姪等項冒授
廕陞并一切參隨人負凡未至地方混得濫陞傳
級行委科道官會吏部主事從公逐一清查奏請
定奪并先年所獲回夷中間未陞功次人負仍催
促勸報以憑陞賞臣等切念其肅爲中國右臂土
酋實禽獸與鄰變詐反覆乃虜寇之故情功罪相
尋亦邊臣所難免仰惟

皇上恩威信義昭示無遺最爾小醜納疑向日伏望
普弘天地之度不昭日月之明俯念各官曾效惟

勞早賜宸斷俾法司遵照議擬上請施行務嚴夷
夏之大防永存舊今之治體則德威所及四夷無
不畏服

上詔各官功罪亦每既會議分別輕重等第奏來陳
九疇行事垂張招尤效竄以致四賊深入殘害地
方又安能打死番酋好生欺罔難照常例著兵部
定發極邊備分充軍並選雖經黜革後又朦朧起
用還革了職照舊充番備任杭雄與張忠俱待金
獻忠提到問明之日奏請定奪各官子姪冒校歷

陞官職俱革了其餘參隨人自功次還着科道官
會同兵部委官從公逐一清查具奏定奪李昆許
宣史鏞蔣存禮董文忠各降二級已而起王瓊爲
兵部尚書代王憲瓊疏曰臣蒙恩起用提督三邊
自入關交代以來查得黃河套內賊情即今稍緩
惟有土魯番夷情未寧急當議處臣歷考往事正
德八年以前土魯番雖嘗虜殺忠順王朝廷亦嘗
拒之而不遽絕其貢直嘗在我曲嘗在彼而彼又
不知我邊之虛實未嘗提兵一至沙州近邊寇掠

况敢窺肅州之門戶彼時朝廷處之既得其宜守
臣又不敢任情恣肆雖或時與哈密構釁曲自在
彼旋復底定自正德十年以來執政者昧於經國
之圖引用非人相繼壞事既增幣約自失信義又
淫刑殺降大失夷心直反在彼曲反在我肅州之
敗甘州之慘由我致之不可獨咎土魯番也此時
使甘州守臣即能如楊一清之議度量時勢曲爲
撫處盡遣他國貢使出關奏發羈留哈密上魯番
貢使回歸本土而又諭以前守臣壞事之意使等

分任其咎土魯番必翻然悔罪照舊通貢不待至
今日屢屢九重之慮矣柰何守臣之計不能出此
漫謂土魯番服而又叛去而復來非信義之所能
結徃徃太言以張虛名不顧醞釀漸成實禍既將
已經奏准遣還夷人自今不放又將新貢夷人羈
留肅州自謂使之進不得貢退不得歸操縱在我
以懾其驕悍之氣蓋止知泥古欲絕其入貢之蹊
而不知度今不能絕其入寇之蹊也前此土魯番
令牙木蘭來沙州住坐乞放出進貢夷人帶回賞

賜彼耶退還哈密城池并搶去人口在我自當推赤心置其腹中許之可也而守臣乃以爲未有悔過輸誠實跡令其將先年搶去人口頭畜盡數送還及將教唆犯邊首惡擄送甘州又令其訪取忠順王的派子孫承襲凡此皆自示以疑而又責以難從之事教之使不得和也自嘉靖三年犯邊後至今三年矣議者執持兩端含糊展轉迄無定論即今土魯番因牙木蘭住沙州二年不得通貢遂聽讒言疑其與中國通欲併罕東等頭日誅之牙

木蘭等懼今年四月急率其部落五千餘衆歸附
甘州守臣不得已納之是又一大變矣自土魯番
兩入甘肅肆行殺掠未遭挫折彼固已有虎視河
西之意而關卜赤斤苦峪曲先蒙古罕東諸衛昔
爲肅州藩籬者盡皆逃散避難入關矣萬一土魯
番怨牙木蘭之簿已捲上重来我之邊徼廢壞又
值天旱米貴不審守臣能使必不得飲馬於黃河
否也臣言至此實可寒心議者又謂雖前守守臣啓
釁壞事然彼既犯順深入在我不可含忍許和示

彼以弱自損國威亦不必深咎前人之失以快民
志臣愚以爲不然昔唐德宗時宰相元載擅權誤
國嘗害李泌載誅李泌代之勸德宗北和回紇土
番德宗念陝州之耻不肯泌言回紇不足怨向來
宰相爲可怨德宗從之遂與通和史臣謹書之未
嘗以李泌爲言短報仇也是時藩鎮專兵迭起叛
亂陸贄勸德宗下詔罪已遂收人心史臣載之以
爲萬世美談亦未聞譏陸贄恕藩鎮之惡歸咎人
主也其後李希烈僭號稱帝雖出於贄之所不料

而大義無損焉蓋曲直不辯處置失宜則無以服
叛臣之心時勢不審率意妄行則無以爲善後之
計臣愚知之熟而慮之審臣願

陛下以臣所言下兵部會官急議如果可採准令將
土魯番哈密羈候夷人及近日差來見在甘州夷
人先准放回未去夷人各帶原領賞賜盡數驗放
出關仍曉諭緊要頭目說稱如今朝廷已知都御
史陳九疇等壞事都加罪了又知你土魯番屢次
投遞番文初意要搶把巴反達甘州邊上遇官軍

廝殺原無侵犯甘州之意今赦爾罪各起夷人俱
准發出爾土魯番先年搶去見在人口送還死亡
了的罷將看守哈密城頭目取回聽哈密自在彼
處住坐作急具番本齎到甘州交與鎮守官轉奏
不必等候回報就將爾後來進貢夷使起送赴京
進貢其先擬要將首惡綁送等項難從之事今次
曉諭不必該載其牙木蘭等既以投降理不可殺
聽臣等斟酌用爲間諜從宜施行以後事或有變
直在於我另爲議處庶不失候機會

上詔所奏明白周悉足見籌邊至意先年失事之人
已都處治了聽爾從宜處置務要內安外攘以靖
地方副朕簡任 瓊在河西及彭澤所行事八年
土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
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谷子米兒馬黑木
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放歸羈留各番貢
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
四百人於白城山哈密都督亂吉孛刺部夷於肅
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東於肅州北

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於甘州南山時胡世
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備中國
霍韶上議亦必欲復哈密下兵部議世寧言昔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昇之允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忠順
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即故
立其兄子未幾即絕而獨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

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即戎及勞中國
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
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
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
疲我士馬窘我財力議禮諸臣不聽竟從瓊言世
寧又言牙木蘭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
可鑒遂留不遣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瓊所安
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
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瓦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

皆有寇盜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刺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兵部固請許其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土魯番竟併哈密但其進貢哈密亦附名以來耳

按土魯番與哈密二傳其事互見故有彼訖此畧者但哈密本傳謂其稍得自立而此則言并於土魯番蓋因王瓊撫處之後雖稱土魯番已奉約束還城印而實則虛言欺我耳時已厭兵姑求完事故傳亦因之云耳要之哈密之守與否不足爲中國利害即今四五十年來哈密無封各夷自貢未見其爲患也則前日之紛紜豈不空費兵食於無用之地要在謹其備禦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爲長策乎哉

十二年先是番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謝恩進貢
住肅州東關鎮守太監陳浩令家人王洪與番使
買貨物不給價值至京番使於兵部前遇見王洪
拏告禮部送司審據王洪口供於嘉靖十年八月
內夷人奶翁等在肅州地面與軍民人等交易是
陳太監分付與伊買馬等項委果得過馬五匹并
玉石一塊不知斤兩鐵角皮二十張捨力孫皮二
十張銀鼠皮一百二十張鎖袱一段撒哈刺一段
鎖子葡萄大小共四斗西羊布一疋說到甘州與

伊價銀後洪只在肅州若徒不知陳太監到甘州
曾否還伊銀價據此除將王洪責令中兵馬司牢
固監候并願與同監夷使二名虎兒班把巴撒力
俱取收管外案呈到部禮部尚書夏言疏曰中夏
之待外夷界限貴嚴所以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
本朝法例有索取之禁所據前項夷人到邊凡我
守疆之臣一言不可與之潛通一錢不可與之私
易况賈胡尚利易啓戎心今太監陳浩受

朝廷邊方重寄乃敢違法貪黷至此不惟取侮外夷

抑已敢犯重憲但本夷輒擅挈人全無畏忌王洪
應口供認無復辯詞中間或有隱情未可逆測但
裔夷訟中國事關大體合當從重明白議處既不
可墮外夷之計以損國威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
召邊釁又不可縱邊臣之貪以屈國法且據通事
人負譯知虎力奶翁等口稱欲聲冤闕廷要求明
白恐亦未可諉之查勘可以杜結况此夷今在輦
轂之下尚爾跋扈憑陵若回至甘肅地方事情不
明夷心不服則二三邊臣豈能控制驅遣臣等以

爲此事在

朝廷當大有處分方保不害治體乞賜宸斷勅差法
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給事中一員前往甘肅
地方會同總制官巡按御史作急勘問若夷使奶
翁等所奏俱實將各官所得夷人原物盡行追給
明白仍量調人馬將一應進貢夷人防送先行督
令出關務在起程回國去訖勘事官方許回京具
奏請

自然後將有罪人員從重處治如此庶夷情早得明

白髮遣不致逗留縱肆而

朝廷令嚴法重亦足以服遠夷之心矣

上從之自後邊臣不敢私取蕃物蕃人貢不絕至今

其山川曰靈山羅漢削髮曰貪汗山積雪亦其產俗

與火州同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三終